

现代中国人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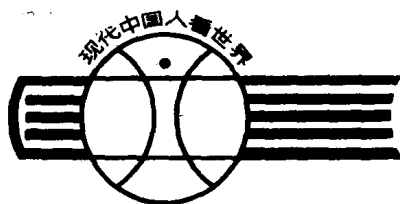
THE WORLD THROUGH
MODERN CHINESE EYES

戈公振

从东北到底联

戈 公 振

从东北到庶联



THE WORLD THROUGH
MODERN CHINESE EYES

湖南人民出版社

983814

从东北到苏联

戈公振

责任编辑：尤 在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4,000 印张：7.625 印数：1——3,550

统一书号：11109·234 定价：0.74元

《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凡例

一、《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选刊1911年——1949年期间各界人士对外国直接观察的记述。丛书冠以“现代”一词，并不是以1911年作为划分近代和现代、以1949年作为划分现代和当代的时间界限，只是因为已经有了一部专收1840年——1911年期间出国载记的《走向世界丛书》，而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思想已经渐渐为许多中国人（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有条件对外国进行直接观察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现代中国人”了。

二、如果说，《走向世界丛书》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时的认识变化过程，那末，这部《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所反映的，便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人带着中国的问题去观察世界形势，又从世界的全局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结果。世界在不断地变化，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这个过程到现在并没有完结，当然也不会完结。本丛书所能做的，是揭示若干个侧面和断面（每一本书就是一个侧面或一个断面），使今天的人们能够对于这个过程做一点微观的研究，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具体的了解。

三、基于这个目的，本丛书采辑将不限范围，无论是社会政治之考察，文化学术之交流，实业技术之研究，风土人情之采访，亦不拘体裁，无论是旧版图书、报章杂志，以及书简日记、手稿遗文，只要有助于人们认识外国和中国，有益于历史文化的积累，皆可入选。

四、辑印旧作，凡作者健在者，均请作者加以校订，新写序言。凡作者已逝世或不在国内者，即按原文排印，只校正原来由于技术原因所造成的差错，文章和内容一般不加改削。有必要时，当然也可以附加一点评介文章，指出今天读者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尊重作者，更重要的是为了尊重历史。有的书和作者如有违碍，宁可暂时割舍，也不妄作改动，俾免有损原貌，贻误后人。因为都是三十多年以前的文字，有些事过境迁，当然与当今之报道不会完全一致，但其历史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此，谅亦为广大读者所能理解者也。

目 次

写在《从东北到庶联》新版的卷首……………戈宝权 (1)

从东北到庶联

弁 言……………邹韬奋 (25)

哭振兄……………戈绍怡 (27)

到东北调查后…………… (29)

途中的中国代表团…………… (33)

我对于观察庶联的态度…………… (41)

从日内瓦到莫斯科…………… (43)

第二个五年计划…………… (48)

两个大阅…………… (57)

十五年美术展览会…………… (62)

列宁逝世的十周年…………… (68)

苦尽甘来的庶联…………… (73)

第七次庶联的大选…………… (81)

社会城…………… (88)

谷城.....	(104)
电城.....	(134)
油城.....	(141)
碱城和铁城.....	(149)
空中的文化城.....	(168)
最近庶联人民生活的一班.....	(170)
莫斯科中国画展纪略.....	(200)
中国电影代表团在莫斯科.....	(204)
梅兰芳在庶联.....	(211)

附录:

关于戈公振致林语堂的公开信.....	戈宝权(237)
--------------------	----------

写在《从东北到庶联》新版的卷首

戈 宝 权

我的叔父戈公振的遗著《从东北到庶联》，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次出版以来，匆匆已快五十年了。当此湖南人民出版社把它列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时，编者请我在新版的卷首写几句话，谈谈有关这本书的作者的情况以及这本书是怎样写成和编印成书的。



首先就从我的叔父戈公振谈起吧：

我的叔父戈公振(1890—1935)是我国二十年代前后和三十年代初的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新闻学者和中国新闻学史的研究者。他于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阴历十月十六日（公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县城的一个所谓“世代书香”的人家，他原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但“公振”这个号后来却成为他从事新闻工作时所

通用的名字了。

他从小在家乡读过家塾和学塾，曾以优等生毕业于东台高等学堂，此后就发奋自学。一九一三年冬他初次到了上海，进了早年留学日本和抱有革命思想的狄楚青创办的有正书局。第二年他被狄楚青调到《时报》编辑部工作，最初担任过校对，助理编辑，后任编辑，一直升到总编辑。他在《时报》前后工作有十五年之久，对报纸的革新作了大量的工作，创办了各种副刊，首创了《图画时报》，并开始研究新闻学。一九二四年他编译了他的第一本书《新闻学撮要》。一九二五年夏他在上海国民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报学史”，同时并在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到了一九二七年，他的重要的研究论著《中国报学史》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二七年初，他第一次出国访问，先后到了西欧的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后又去美国和日本，考察各国新闻事业，其间还曾应国际联盟的邀请，出席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以及其他一些会议，一九二八年底返国后，他就参加了《申报》的工作，任总管理处设计部主任，并于一九三〇年创办了《申报画报》。

三十年代初，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后，他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和研究苏联的书，同时愤于国难，他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与《生活周

刊》的主编邹韬奋等人筹办代表人民喉舌的《生活日报》，可惜这个报纸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阻挠未能出版。恰好这时国际联盟派遣李顿代表团到我国上海和东北调查有关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事件，他冒着生命危险随代表团到了东北。在沈阳时曾为日伪军警拘捕，后经代表团交涉方始释放。九月去日内瓦，出席参加国际联盟举行的有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的特别大会。会议结束后，适中苏恢复邦交，他即于一九三三年三月随我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去苏联访问，一住就将近三年。其间他还曾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出席国际联盟在当地召开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这样直到一九三五年秋，邹韬奋电请他速返上海，重新创办《生活日报》。那知他刚到上海后不久，就于十月二十二日不幸因病逝世，享年四十六岁。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他的遗著《从东北到庶联》一书，就是在他去世以后为了纪念他由邹韬奋编辑成书的。

二

进而谈一谈我的叔父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的访苏之行。他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很想到苏联访问，了解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写的《从日内瓦到莫斯科》一文中回忆说：

五年前，我因出席国际报界专家会议之便，就想

到俄国一游，但事不凑巧，行至波兰适发生广州共党事件^①，中俄邦交，一天一天的恶化，不得已废然而返。此次因参与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又来到欧洲，在中日问题紧张时期中，亲见中俄突然在日内瓦宣布复交。绝交与复交，竟与我个人发生多少关系，也是很可纪念的。

他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随颜惠庆大使前往莫斯科的。他在途中首先看到了苏联的大自然的景色：“从冰花错杂的玻窗中外望，可喜天气转晴，太阳徐徐上升，穿过绵延不断的森林，照着一白如银的广漠，真是美景天成，另有一种伟大。”他到苏联时，正是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刚胜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刚开始进行时。他这次访问，原想只是“过路性质”，“走马看花”，孰知一住就将近三年。他初到莫斯科时，邹韬奋和胡愈之就写信给他，请他为国内报刊写稿。我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胡愈之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给他的信：

公振兄：

刻接自赤都^②来信，无限欣慰。

兄得一机会，畅游新俄，审察社会主义建设情形，

① 广州共党事件 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广州公社起义时，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被国民党杀害的事件。

② 赤都 指莫斯科。

不胜羡慕。弟意苏联领土广大，兄最好能作长时期之考察。除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外，尤应赴乌克兰、南俄、高加索及西伯利亚，对于合作^①及国营农场一加视察。对于人民生活状况及文化教育尤不宜忽略。如是归国后，其所得较诸弟一星期间走马看花^②，必胜百倍。返国前将观感所得，随时写寄，投登国内刊物，尤为读者之幸。

这时生活书店正计划出版《时事问题丛刊》，邹韬奋和胡愈之又联名写信给他：

公振兄：

日前迭奉函片，谅邀青鉴。兹弟等计划在生活书店发行《时事问题丛刊》，每月出版三册。另附编例一份，至希教正。因新俄建设颇为国人所注意，兹拟恳兄于游踪所及，将彼邦情况，信笔写成一万五千至两万字，俾资国人之借镜。旅途或少闲暇，但一二万字之短稿，或不难抽出二三天时间写成。俾于最近期间，列入丛刊发表。倘蒙俯允，固不仅弟等个人之幸矣。

① 现通译为集体农庄。

② 胡愈之在一九三一年以世界语者的身分到莫斯科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访问，写成《莫斯科印象记》一书，当年八月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此书已收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已由我社出版。

我从当年《申报》上刊登的《时事问题丛刊》的广告中，看到“续出各书预告”有戈公振的《苏联观感录》，想即他们请他撰写的那本小册子。

我的叔父也曾于六月十三日从列宁格勒复了一封信给邹韬奋：

韬奋吾兄：在我到莫斯科以后，你要求我常常通讯。我想庶联的最近情形，尤其是在满洲问题^①纠缠之下，国人应该密切注意的。起初我受着此种鼓励，颇有一些勇气，但历时稍久，又觉下笔为难。广泛地说，到庶联来考察，第一，要能无成见。……。第二，要不为习惯所囿。……。如果不能跳出这种旧的环境，即难领略这新国精神的所在。第三，要勿以一地一时或一事的情形来肯定或否定一切。……。第四，要有专门学识，最好更能精通俄国语文。……

浅薄如我，匆忙如我，对于上述情况，是否能做到。而且此次系过路性质，事前毫无准备，走马看花，势所不免。不过我愿将亲眼所睹与亲耳所闻作一忠实的报告，有时或附加己见。不过我生长于贫弱的中国，此时自然还先要为自己设想，所以有时讲到人家的长处，是希望我们效法；有时讲到人家的缺点，是希望我们避免。至于庶联在此世界上，自有它的立场，用

① 满洲问题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领土的问题。

不着别人来捧，也用不着别人来攻击。

此信请你在《生活》上发表，因为此时说话很难，不得不写这一点，免得他人误会，尤其是贵刊，我想你一定会赞成的。

韬奋当即将这封信，冠以《我对于观察庶联的态度》的题名，发表在八月五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三十一期的《生活周刊》上，这在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言论没有自由的情况下，是很有必要的。我的叔父在写给邹韬奋的信中和此后写的通讯文章中，都称苏联为“庶联”，他曾作了这样的解释：

Soviet Union通常译为苏联，苏字译音无意^①，故我改译为庶，“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俄以Proletarian（无产阶级）政治相号召，凡是赞同此种主义者，均可加入为联邦之一。称为庶联，似乎音义两方面都能顾到而比较容易了解。

从此可以看出，他对苏联的理解，甚至想从译名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但由于苏维埃多年来已成为我国通用的译

① “苏”字是俄语苏维埃（Cobet）的音译，原意为会议。十月革命后，苏联成立了工农苏维埃，提出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即苏维埃政权。苏联亦称为苏维埃国家。Soviet Union为英语译名，即苏维埃联盟。

名，因此他在通讯文字中所用的“庶联”，实即指“苏联”而言。重版本书，也不再加改动了（他当年所写的通讯中也有几篇用“苏俄”和“俄国”的，都是指“苏联”）。

三

我的叔父在苏联访问期间，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考的日记材料，现在只能从他写的通讯文字，从他保留下的火车票和旅馆的帐单，从他贴在莫斯科中央出版社编印的一本《英俄会话指南》空白处的一些入场券和戏票，以及他在参观名胜古迹和博物馆时购买的画片上的题字，可以知道他的一些行踪。

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初到莫斯科时，先住在莫斯科河南岸的新莫斯科旅馆，距离红场不远。五月一日这一天在红场参加了国际劳动节的阅兵典礼和观看了群众游行。他后来到了列宁格勒写成《两个大阅》的通讯，其中第一个大阅就是讲莫斯科五一节的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在莫斯科时，他就开始了参观访问。他到过克里姆林宫、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反宗教博物馆；参观了特列杰亚科夫画廊和国家美术博物馆；还到大戏院看了著名的芭蕾舞《天鹅湖》和歌剧《沙皇的新娘》，在艺术剧院看了阿菲诺格诺夫的话剧《恐惧》。

五月下旬他去到列宁格勒访问，在六月十三日写成《我对于观察庶联的态度》的信件；六月二十七日写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七月五日写成了《两个大阅》，其中第二个大

阅是写他六月六日在列宁格勒参加体育大检阅的盛况。在列宁格勒期间，他在五月二十三日游览了市容，到了被称为“青铜骑士”的彼得大帝的铜像前。二十五日他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观看了该馆珍藏的达·芬奇、拉斐尔以及其他欧洲和俄国名画家的作品。二十六日参观了俄罗斯博物馆，观看了包括雷宾的《伏尔加河上的背纤夫》在内的俄国名画。六月二十四日游览了列宁格勒郊外的彼得宫，参观了著名的喷泉；此外还到过原为叶卡杰林娜女皇的夏宫，参观了与中国有关的中国剧院等建筑物。在列宁格勒时，他还在歌舞剧院看了芭蕾舞剧《巴黎之火焰》，在小歌剧院看了歌剧《卡门》等。

七月十一日从列宁格勒回到了莫斯科后，他化了三天的功夫去参观了美术展览会，写成了《十五年美术展览会》。此后在八、九月间，他到哈尔科夫、第聂伯水电站、阿塞拜疆的油城巴库，还到了斯大林格勒等地访问。并从斯大林格勒乘船，沿伏尔加河到了高尔基城。回到莫斯科后，他曾于十月中旬在瓦赫坦戈夫剧院看了高尔基的话剧《叶戈尔·布雷乔夫》。这年十月后，他代表中国新闻界去到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出席参加国际联盟于十一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当地召开的第二次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十二月路经德国柏林时，还曾在疗养院进行了爱克斯光透视和血液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一九三四年初重返莫斯科时，迎接了新岁的开始。一月二十三日他参加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的演讲

会，在三月三日写成了《列宁逝世十周年》的通讯。其间还参加了为庆祝苏联共产党（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三、四月间他去到中亚细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等地访问。在返回莫斯科后，他参加了不少活动。如五月七日至十二日参加了在莫斯科为欢迎徐悲鸿访苏举行的中国绘画展览会的开幕式等活动；六月十九日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欢迎在白令海峡遇难的“切留斯金号”人员归来的大会；七月二十日又赴列宁格勒参观中国绘画展览；八月十七日参加了在工会大厦圆柱厅举行的第一次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听了高尔基所作的《苏联的文学》的报告，并寄回有关图片，刊登在《新生周刊》上；八月十八日参加了观看了航空节的表演；九月一日在红场参加庆祝第二十次国际青年节的大会等；为了纪念十月革命第十七周年，他在十一月六日写成了《苦尽甘来的庶联》；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古比雪夫的国葬典礼；一月二十八日在克里姆林宫参与了全苏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又写成了《第七次庶联的大选》。在这些文字里，他介绍了苏联人民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情形，同时也介绍了苏联人民苦尽甘来的新的面貌和新的生活。

在莫斯科时，他观看了不少戏剧演出：如在大戏院看了歌剧《伊戈尔王子》和芭蕾舞《红罂粟花》，在梅耶荷尔德剧院看了话剧《茶花女》，在瓦赫坦戈夫剧院看了话剧《屠兰多公主》，在艺术剧院看了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